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6377945

10位ISBN编号：9866377946

出版时间：2010.10

出版时间：印刻

作者：蔣勳

页数：25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前言

蓴菜鱸魚 代序 南朝畢竟過去了，美麗故事裡人物的灑脫自在隨大江東去，只有殘破漫漶的手帖紙帛上留著一點若有若無的記憶。

後代的人一次又一次臨摹王羲之南朝手帖，其實不完全是為了書法，而是紀念著南方歲月，紀念著一個時代曾經活出自我的人物，懷念著他們在秋風裡想起的故鄉小吃吧。

虱目魚腸 小吃，比大餐深刻，留在身體裡，變成揮之不去的記憶，是可以讓人連官都不想做的。

做大官，常常就少了小吃的緣分。

剛從上海回來，想念起台南赤崁的虱目魚腸。

如果在台南過夜，通常一大早會到赤崁樓後面一家小店吃最新鮮的虱目魚腸。

魚腸容易腥，稍不新鮮，就難入口。

因此一大早，五、六點鐘，剛撈上來鮮活的虱目魚，才能吃魚腸。

新剖的魚腸，經沸水一氽，即刻撈起，稍沾鹽醬，入口滑膩幼嫩，像清晨高山森林的空氣，潮潤有活潑氣味，吃過一次，就成為身體裡忘不掉的記憶。

唐代歐陽詢的《張翰帖》裡說到大家熟悉的一個人「張翰」 「因秋風起，思吳中蓴菜鱸魚，因命駕而歸」。

張翰當時在北方作官，因為秋天，秋風吹起，想起南方故鄉的鱸魚蓴菜羹，因此辭了官職，回到了南方。

因為故鄉小吃，連官也不做了，張翰的掙扎比較大，我慶幸自己可以隨時去台南吃虱目魚腸。

「鱸魚蓴菜」因為張翰這一段故事成為文化符號，一千多年來，文人做官，一不開心就賦詩高唱「蓴菜鱸魚」。

辛棄疾的句子大家很熟：「休說鱸魚堪膾，盡西風，季鷹歸未？」

季鷹是張翰的字，他幾乎變成漢文學裡退隱的共同救贖了。

然而，私下裡，我寧願相信那一個秋天，張翰突然辭官回家，真的是因為太想念故鄉的小吃。

小吃，比大餐深刻，留在身體裡，變成揮之不去的記憶，是可以讓人連官都不想做的。

做大官，常常就少了小吃的緣分。

張翰 他們的故事留在《世說新語》中，與南朝文人跌宕自負的「手帖」，一同成為江南美麗又感傷的風景。

張翰出身吳地望族，他的父親張儼做過吳國的大鴻臚。

吳國滅亡，江南許多舊朝的士紳期望跟新的西晉政權合作，紛紛北上求官，其中包含了陸機、陸雲、顧榮、賀循、張翰。

他們的時代比王羲之稍早，他們的故事卻一一都成為後來南朝王羲之那一代文人的深刻心事。

他們的故事留在《世說新語》中，與南朝文人跌宕自負的「手帖」，一同成為江南美麗又感傷的風景。

我喜歡《世說新語》裡三段有關張翰的故事 第一段是吳國滅亡不久，南方士族的賀循應西晉新政權徵召，北上洛陽擔任新職。

賀循是浙江紹興人，北上時經過吳的金閶門，在船上偶然聽到極清亮的琴聲，賀循因此下船，認識了張翰，成為好朋友。

張翰問賀循：「要往哪裡去？」

賀循說：「去洛陽擔任新職，路過這裡。」

張翰說：「吾亦有事北京。」

當時南方人都把北方新政權的京城稱為「北京」。

張翰因此即刻搭了賀循的船一起去了京城，連家裡親人也沒有通知。

這一段故事收在《世說·任誕》一章，似乎是認為張翰跟賀循才初見面就上船走了，連家人也不通知，行為是有些放任怪誕吧。

張翰行為的放任怪誕更表現在他的第二段故事裡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蓴菜羹、鱸魚膾

張翰的三段故事都像「手帖」，一帖一帖都是南朝歲月的美麗故事。

《世說·識鑒》一章記錄了張翰秋天想念家鄉小吃的故事。

當時北上的張翰已經在齊王司馬冏的幕府裡作幕僚，齊王位高權重，野心勃勃，正在權力鬥爭的核心。

那一個秋天，張翰忽然「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蓴菜羹、鱸魚膾」，感嘆地說：人生貴得適意爾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！

人要活得開心，如何為了權力財富跑到幾千里外被官職綁住！

張翰因此回家鄉了，《世說》把這一段故事放在「識鑒」，因為司馬冏不多久兵敗被殺，張翰逃過逆同黨一劫。

《世說》這一段故事並不完全，《晉書·文苑》有張翰的傳，也正是歐陽詢《張翰帖》抄錄的文本。

當時張翰跟同樣來自吳國的同鄉顧榮說：「天下紛紛，禍難未已。

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

吾本山林間人，無望於時。

子善以明防前，以智慮後。

《晉書·張翰傳》說得明白，天下紛亂，災禍接連不斷，有名望在外的這些吳國舊士紳一定是新政權攏絡的對象，張翰用了四個字「求退良難」，退都退不了，退不好也是要獲罪遭難的。

「求退良難」令人深思。

文苑傳裡的句子，歐陽詢《張翰帖》也有脫漏。

張翰要顧榮小心，要多防備政治鬥爭的可怕。

顧榮很感嘆，握著張翰的手「榮執其手，愴然曰：吾亦與子採南山蕨，飲三江水耳。」

顧榮後來並沒有福氣跟張翰一起退隱，沒有福氣「採南山蕨，飲三江水」。

過不多久，西晉政權因為權力鬥爭，分崩離析，永嘉之亂（三一一年），顧榮回到南方，結合南方吳地士紳豪族，輔佐晉元帝司馬昱在南京建立東晉政權，那時候王羲之大概十歲左右，隨家人逃難南遷。

顧榮與王羲之的伯父王導是穩定南方政權最關鍵的人物，顧榮這些南方舊士族，在北方做官，膽顫心驚，小心翼翼，在政權鬥爭夾縫裡求生存，飽受委屈。

一旦西晉滅亡，王室南遷，晉元帝也要靠這些士族支持才能穩定朝政。

《世說》裡有一段故事是耐人尋味的「元帝始過江」，晉元帝剛在南京稱帝，感慨地對輔佐他的顧榮說：「寄人國土，心常懷慚」。

剛移民到南方的「外省人」皇帝司馬昱覺得是「寄人國土」，心裡老是懷著慚愧不安。

元帝的話也許是一種試探，顧榮歷經朝代興亡，在政權起落中打滾，他的反應是有趣的，他即刻跪下，向元帝說：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。顧榮講了一番漂亮的話，安定元帝的疑慮，他的這一段故事被放在「言語」一章，《世說》認為顧榮言語敏捷得體，我想其實是吳地舊臣長久養成的一種圓融的生存本能吧。

這個顧榮後來壽終正寢，元帝親自弔唁，備極哀榮，《世說》有關張翰的第三個故事正是發生在顧榮喪禮上。

顧榮生平好琴，喪禮靈床，家人放了他平日常用的琴。

張翰前往祭弔，直上靈床鼓琴。

彈了幾曲，撫摸著琴說：「顧榮啊，還能聽見琴聲嗎？」

大哭，也不問候家屬就走了。

張翰的三段故事都像「手帖」，一帖一帖都是南朝歲月的美麗故事。

手帖 這本書講「手帖」，講一些遙遠的南朝故事，但是，我總覺得是在講自己的時代，講我身體裡忘不掉的記憶。

魏晉時期，「手帖」是文人之間往來的書信，最初並沒有一定具備作為書法範本的功能。

因為王羲之手帖書信裡字體的漂亮，在他去世後三百年間，這些簡短隨意的手帖逐漸被保存珍藏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，裝裱成冊頁卷軸，轉變成練習書寫、欣賞書法的範本，「帖」的內涵才從「書信」擴大為習字的書法範本。

特別是到了唐太宗時代，因為對王羲之書帖的愛好收藏，以中央皇室的力量，搜求南朝文人手帖。把原來散亂各自獨立的手帖編輯在一起的，刻石摹搨，廣為流傳，使王羲之和許多南朝手帖，因此成為廣大民眾學習書寫的漢字美學典範，產生《十七帖》一類官方定的手帖總集版本，也促使「帖」這一個辭彙有了確定書法楷模的意義。

因為「手帖」意義的改變，原來南朝文人書信的特質消失了。唐代的名帖，像歐陽詢的《夢奠帖》《卜商帖》《張翰帖》，都已經不是書信性質的文體，連字體也更傾向端正謹嚴的楷書，魏晉文人行草書法手帖的爛漫灑脫自在都已不復再見。

歐陽詢的書法大家熟悉的多是他的碑拓本，像《九成宮》《化度寺碑》，已經成為漢字文化圈習字的基礎範本，也都是楷書。

歐陽詢名作，收藏在北京故宮的《張翰帖》《卜商帖》和遼寧博物館的《夢奠帖》，其中或有雙勾填墨的摹本，但年代都非常早，不會晚過宋代，摹搨很精。

《張翰帖》近年北京故宮展出過，卷尾還有宋徽宗趙佶瘦金體的題跋。

王羲之字體的行草風格與他書寫的內容有關，因為是寫給朋友的短柬、便條，所以率性隨意，「行」「草」說的是字體，其實也是說一種書信體的自由。

《張翰帖》不是書信，是從《晉書·文苑傳》的張翰傳記中抄錄的文字，是嚴肅性的史傳，因此歐陽詢的用筆端正嚴格到有些拘謹，已經不是南朝美學的從容自由了。

《張翰帖》一開始介紹張翰「善屬文，縱任不拘」文學好，為人任性不受拘束。

下面就是與顧榮的對話，結尾兩行是最美的句子「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鱸魚，遂命駕而歸」一向端正嚴肅的歐陽詢，似乎寫到這樣的句子，也禁不住筆法飛動飄逸了起來。

宋徽宗曾經評論《張翰帖》，「筆法險勁，猛銳長驅」。

高宗也曾經評判過歐陽詢的書法「晚年筆力益剛勁，有執法廷爭之風。

孤峰崛起，四面削成」 「猛銳長驅」「四面削成」「險勁」「剛勁」都可以在《張翰帖》的用筆看出。

特意從《晉書·張翰傳》裡抄出這一段文字，歐陽詢與許多初唐文人一樣，流露著對南朝手帖時代風流人物的崇敬與嚮往。

然而，南朝畢竟過去了，美麗故事裡人物的灑脫自在隨大江東去，只有殘破漫漶的手帖紙帛上留著一點若有若無的記憶。

後代的人一次又一次臨摹王羲之南朝手帖，其實不完全是為了書法，而是紀念著南方歲月，紀念著一個時代曾經活出自我的人物，懷念著他們在秋風裡想起的故鄉小吃吧。

每到江南，秋風吹起，也會想嘗一嘗滑潤的蓴菜羹，切得很細的鱸魚膾，但是都比不上在台南赤崁清晨的虱目魚腸。

收在這本書裡的許多篇章在講「手帖」，在講一些遙遠的南朝故事，但是，我總覺得是在講自己的時代，講我身體裡忘不掉的虱目魚腸的記憶。

也許哪一個秋天，可以磨墨寫一封信告訴朋友：清晨台南赤崁食虱目魚腸，美味難忘。

初安民兄誠摯豪氣，有俠士風，他創立《印刻》文學雜誌，我心中時時紀念著要為他寫一輯「南朝故事」。

拖延數年，安民不以為忤。

改日相約，一起去赤崁嘗一次虱目魚腸。

二 一 年五月廿四日八里 蔣勳記事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內容概要

榮獲2011年行政院新聞局第35屆金鼎獎「圖書類文學獎」

榮獲金石堂2010年度出版風雲人物。

得獎原因：長久以來，弱勢者視美為奢侈，不敢言美；利益者視美為誇富，役使糟踐，美感已為GDP所犧牲。

直到經濟轉型，苦於品牌升級、設計加值之時，才回首茫然，心虛自卑，模仿失據，而先生卻早數十年已藏寶救亡。

出之於小說、散文、藝術史、論述、繪畫，苦心孤詣，重構民族美學與歷史記憶，啟蒙俗民生活中的感官審美享樂，獻身為美的傳道者，謙卑明亮，氣象恢宏，給了我們歡喜感動與榮耀自豪。

（摘自金石堂《出版情報》）* 蔣勳帶領您與諸帖素面對

進入一千七百年前看流雲舒卷，看積雪凝寒，看花開爛漫。

也看見 最荒謬絕望的時代

最率性真實的人生「手帖其實不是書法，手帖是洞澈生活的空靈明淨小品。

」這些「手帖」 文人間的書信便條，因為書法之美，流傳下來，成為後世臨摹寫字的「帖」。

然而，「帖」更是同時具有「私密」、「隨性」卻又極為貼近「真實」、「率性」的文體。

曖昧迷離、若即若離，構成讀「帖」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。

陸機《平復帖》 王羲之《十七帖》、《適得帖》、《遠宦帖》、《快雪時晴帖》、《寒切帖》、《嚴君平帖》、《漢時帖》、《成都城池帖》、《蜀都帖》、《鹽井帖》、《旃罽帖》、《藥草帖》、《上虞帖》、《服食帖》、《積雪凝寒帖》、《姨母帖》、《二謝帖》、《得示帖》、《喪亂帖》、《頻有哀禍帖》、《憂懸帖》、《兒女帖》、《妹至帖》、《執手帖》、《初月帖》、《衰老帖》、《轉佳帖》、《極寒帖》、《如常帖》、《得涼帖》、《蘭亭序》 王徽之《新月帖》 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、《廿九帖》、《奉對帖》 王薈《癩腫帖》 王慈《栢酒帖》、《尊體安和帖》 王珣《伯遠帖》 王志《一日無申帖》.....

南朝畢竟過去了。

美麗故事裡人物的灑脫自在隨大江東去，只有殘破漫漶的手帖紙帛上留著一點若有若無的記憶。

那是殘酷到無法想像的年代，那是嚎啕大哭的年代，那是人性被摧毀絕望無告的年代，痛到心被貫穿，痛到肝被貫穿，痛，卻無可奈何 正是王羲之的手帖裡重複用得最多的字 但在這樣的年代中，那些以「奈何」「奈何」手帖作為生活註腳、互通親友間平安聲息書信的南朝文人，卻還是可以「仰觀宇宙之大」，看流雲舒卷，看積雪凝寒，看花開爛漫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他們充滿艱難、困頓、折辱、劇痛、磨難的生活境遇中，仍然努力地活出自我，更相信文化是長久可以傳承的理想，相信手寫的墨跡斑斑可以傳遞美的生命信念，並為「美」做最後的見證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作者簡介

蔣勳

福建長樂人。

一九四七年生於古都西安，成長於寶島台灣。

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、藝術研究所畢業。

一九七二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，一九七六年返台。

曾任《雄獅美術》月刊主編，並先後執教於文化大學、輔仁大學、台灣大學、淡江大學，並擔任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系主任七年。

現任《聯合文學》社長，近年更專事兩岸美學教育的推廣。

著有藝術論述《漢字書法之美：舞動行草》、《從羅浮宮看世界美術》、《天地有大美》、《美的覺醒》、《身體美學》、《美的曙光》、《美的沉思》、《徐悲鴻》、《齊白石》、《舞動白蛇傳》、《舞動紅樓夢》、《舞動九歌》、《孤獨六講》及有聲書《破解米開朗基羅》等；散文《島嶼獨白》、《歡喜讚嘆》、《大度·山》等；詩作《少年中國》、《母親》、《多情應笑我》、《祝福》、《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》、《來日方長》等；小說《新傳說》、《情不自禁》、《因為孤獨的緣故》、《祕密假期》等書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書籍目錄

目次：

蓴菜鱸魚	代序			
虱目魚腸	張翰	蓴菜羹、鱸魚膾	手帖	
第一輯 平復帖				
1 火箸畫灰	《平復帖》種種			
啟功先生釋文	「佚名」書畫	右軍之前，元常之後	讀帖	
禿筆賊毫，火箸畫灰				
2 平復帖	陸機	3 陸機	「華亭鶴唳」	4 會稽雞
				5 顧榮
6 賀循	彥先	7 晉人殘紙	8 鬼子敢爾	9 羊酪與蓴羹
第二輯 萬歲通天帖				
萬歲通天（一）：姨母帖	初月帖			
姨母帖	哀痛摧剝	初月	卿佳不？	
萬歲通天（二）：癩腫帖	新月帖			
癩腫	新月帖	雨濕熱，復何似？		
萬歲通天（三）：廿九帖	栢酒帖	一日無申帖		
美，通過朝代興亡	王獻之《廿九帖》	王慈、王志		
第三輯 十七帖				
1 周撫	2 旃罽帖	3 三希堂	4 靜佳眠	適得帖
				5 東籬
				6 遠宦
				救命
7 寒切	8 上虞謝安	9 王謝堂前	10 積雪凝寒	11 得示帖
				12 奉對帖
13 榜書	14 伯遠帖	15 妹至	16 容止	17 執手
				18 嗽
				19 平城京
				20 大福
21 小津	22 花事	23 書空	24 永和九年	25 苦棟
				26 聲明
				27 蛇驚
28 智永				
29 手帖	跋			
東坡《臨江仙》		附錄		
夜飲	東坡	鼻息雷鳴	此身	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章節摘錄

蓴菜鱸魚 代序 南朝畢竟過去了，美麗故事裡人物的灑脫自在隨大江東去，只有殘破漫漶的手帖紙帛上留著一點若有若無的記憶。

後代的人一次又一次臨摹王羲之南朝手帖，其實不完全是為了書法，而是紀念著南方歲月，紀念著一個時代曾經活出自我的人物，懷念著他們在秋風裡想起的故鄉小吃吧。

虱目魚腸 小吃，比大餐深刻，留在身體裡，變成揮之不去的記憶，是可以讓人連官都不想做的。

做大官，常常就少了小吃的緣分。

剛從上海回來，想念起台南赤崁的虱目魚腸。

如果在台南過夜，通常一大早會到赤崁樓後面一家小店吃最新鮮的虱目魚腸。

魚腸容易腥，稍不新鮮，就難入口。

因此一大早，五、六點鐘，剛撈上來鮮活的虱目魚，才能吃魚腸。

新剖的魚腸，經沸水一氽，即刻撈起，稍沾鹽醬，入口滑膩幼嫩，像清晨高山森林的空氣，潮潤有活潑氣味，吃過一次，就成為身體裡忘不掉的記憶。

唐代歐陽詢的《張翰帖》裡說到大家熟悉的一個人「張翰」 「因秋風起，思吳中菰菜鱸魚，因命駕而歸」。

張翰當時在北方作官，因為秋天，秋風吹起，想起南方故鄉的鱸魚蓴菜羹，因此辭了官職，回到了南方。

因為故鄉小吃，連官也不做了，張翰的掙扎比較大，我慶幸自己可以隨時去台南吃虱目魚腸。

「鱸魚蓴菜」因為張翰這一段故事成為文化符號，一千多年來，文人做官，一不開心就賦詩高唱「蓴菜鱸魚」。

辛棄疾的句子大家很熟：「休說鱸魚堪膾，盡西風，季鷹歸未？」

季鷹是張翰的字，他幾乎變成漢文學裡退隱的共同救贖了。

然而，私下裡，我寧願相信那一個秋天，張翰突然辭官回家，真的是因為太想念故鄉的小吃。

小吃，比大餐深刻，留在身體裡，變成揮之不去的記憶，是可以讓人連官都不想做的。

做大官，常常就少了小吃的緣分。

張翰 他們的故事留在《世說新語》中，與南朝文人跌宕自負的「手帖」，一同成為江南美麗又感傷的風景。

張翰出身吳地望族，他的父親張儼做過吳國的大鴻臚。

吳國滅亡，江南許多舊朝的士紳期望跟新的西晉政權合作，紛紛北上求官，其中包含了陸機、陸雲、顧榮、賀循、張翰。

他們的時代比王羲之稍早，他們的故事卻一一都成為後來南朝王羲之那一代文人的深刻心事。

他們的故事留在《世說新語》中，與南朝文人跌宕自負的「手帖」，一同成為江南美麗又感傷的風景。

我喜歡《世說新語》裡三段有關張翰的故事 第一段是吳國滅亡不久，南方士族的賀循應西晉新政權徵召，北上洛陽擔任新職。

賀循是浙江紹興人，北上時經過吳的金閶門，在船上偶然聽到極清亮的琴聲，賀循因此下船，認識了張翰，成為好朋友。

張翰問賀循：「要往哪裡去？」

賀循說：「去洛陽擔任新職，路過這裡。」

張翰說：「吾亦有事北京。」

當時南方人都把北方新政權的京城稱為「北京」。

張翰因此即刻搭了賀循的船一起去了京城，連家裡親人也沒有通知。

這一段故事收在《世說·任誕》一章，似乎是認為張翰跟賀循才初見面就上船走了，連家人也不通知，行為是有些放任怪誕吧。

張翰行為的放任怪誕更表現在他的第二段故事裡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蓴菜羹、鱸魚膾

張翰的三段故事都像「手帖」，一帖一帖都是南朝歲月的美麗故事。

《世說·識鑒》一章記錄了張翰秋天想念家鄉小吃的故事。

當時北上的張翰已經在齊王司馬冏的幕府裡作幕僚，齊王位高權重，野心勃勃，正在權力鬥爭的核心。

那一個秋天，張翰忽然「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蓴菜羹、鱸魚膾」，感嘆地說：人生貴得適意爾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！

人要活得開心，如何為了權力財富跑到幾千里外被官職綁住！

張翰因此回家鄉了，《世說》把這一段故事放在「識鑒」，因為司馬冏不多久兵敗被殺，張翰逃過篡逆同黨一劫。

《世說》這一段故事並不完全，《晉書·文苑》有張翰的傳，也正是歐陽詢《張翰帖》抄錄的文本。

當時張翰跟同樣來自吳國的同鄉顧榮說：「天下紛紛，禍難未已。

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

吾本山林間人，無望於時。

子善以明防前，以智慮後。

《晉書·張翰傳》說得明白，天下紛亂，災禍接連不斷，有名望在外的這些吳國舊士紳一定是新政權攏絡的對象，張翰用了四個字「求退良難」，退都退不了，退不好也是要獲罪遭難的。

「求退良難」令人深思。

文苑傳裡的句子，歐陽詢《張翰帖》也有脫漏。

張翰要顧榮小心，要多防備政治鬥爭的可怕。

顧榮很感嘆，握著張翰的手「榮執其手，愴然曰：吾亦與子採南山蕨，飲三江水耳。

顧榮後來並沒有福氣跟張翰一起退隱，沒有福氣「採南山蕨，飲三江水」。

過不多久，西晉政權因為權力鬥爭，分崩離析，永嘉之亂（三一一年），顧榮回到南方，結合南方吳地士紳豪族，輔佐晉元帝司馬昱在南京建立東晉政權，那時候王羲之大概十歲左右，隨家人逃難南遷。

顧榮與王羲之的伯父王導是穩定南方政權最關鍵的人物，顧榮這些南方舊士族，在北方做官，膽顫心驚，小心翼翼，在政權鬥爭夾縫裡求生存，飽受委屈。

一旦西晉滅亡，王室南遷，晉元帝也要靠這些士族支持才能穩定朝政。

《世說》裡有一段故事是耐人尋味的「元帝始過江」，晉元帝剛在南京稱帝，感慨地對輔佐他的顧榮說：「寄人國土，心常懷慚」。

剛移民到南方的「外省人」皇帝司馬昱覺得是「寄人國土」，心裡老是懷著慚愧不安。

元帝的話也許是一種試探，顧榮歷經朝代興亡，在政權起落中打滾，他的反應是有趣的，他即刻跪下，向元帝說：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。顧榮講了一番漂亮的話，安定元帝的疑慮，他的這一段故事被放在「言語」一章，《世說》認為顧榮言語敏捷得體，我想其實是吳地舊臣長久養成的一種圓融的生存本能吧。

這個顧榮後來壽終正寢，元帝親自弔唁，備極哀榮，《世說》有關張翰的第三個故事正是發生在顧榮喪禮上。

顧榮生平好琴，喪禮靈床，家人放了他平日常用的琴。

張翰前往祭弔，直上靈床鼓琴。

彈了幾曲，撫摸著琴說：「顧榮啊，還能聽見琴聲嗎？」

大哭，也不問候家屬就走了。

張翰的三段故事都像「手帖」，一帖一帖都是南朝歲月的美麗故事。

手帖 這本書講「手帖」，講一些遙遠的南朝故事，但是，我總覺得是在講自己的時代，講我身體裡忘不掉的記憶。

魏晉時期，「手帖」是文人之間往來的書信，最初並沒有一定具備作為書法範本的功能。

因為王羲之手帖書信裡字體的漂亮，在他去世後三百年間，這些簡短隨意的手帖逐漸被保存珍藏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，裝裱成冊頁卷軸，轉變成練習書寫、欣賞書法的範本，「帖」的內涵才從「書信」擴大為習字的書法範本。

特別是到了唐太宗時代，因為對王羲之書帖的愛好收藏，以中央皇室的力量，搜求南朝文人手帖。把原來散亂各自獨立的手帖編輯在一起的，刻石摹搨，廣為流傳，使王羲之和許多南朝手帖，因此成為廣大民眾學習書寫的漢字美學典範，產生《十七帖》一類官方勅定的手帖總集版本，也促使「帖」這一個辭彙有了確定書法楷模的意義。

因為「手帖」意義的改變，原來南朝文人書信的特質消失了。唐代的名帖，像歐陽詢的《夢奠帖》《卜商帖》《張翰帖》，都已經不是書信性質的文體，連字體也更傾向端正謹嚴的楷書，魏晉文人行草書法手帖的爛漫灑脫自在都已不復再見。

歐陽詢的書法大家熟悉的多是他的碑拓本，像《九成宮》《化度寺碑》，已經成為漢字文化圈習字的基礎範本，也都是楷書。

歐陽詢名作，收藏在北京故宮的《張翰帖》《卜商帖》和遼寧博物館的《夢奠帖》，其中或有雙勾填墨的摹本，但年代都非常早，不會晚過宋代，摹搨很精。

《張翰帖》近年北京故宮展出過，卷尾還有宋徽宗趙佶瘦金體的題跋。

王羲之字體的行草風格與他書寫的內容有關，因為是寫給朋友的短柬、便條，所以率性隨意，「行」「草」說的是字體，其實也是說一種書信體的自由。

《張翰帖》不是書信，是從《晉書·文苑傳》的張翰傳記中抄錄的文字，是嚴肅性的史傳，因此歐陽詢的用筆端正嚴格到有些拘謹，已經不是南朝美學的從容自由了。

《張翰帖》一開始介紹張翰「善屬文，縱任不拘」文學好，為人任性不受拘束。

下面就是與顧榮的對話，結尾兩行是最美的句子「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鱸魚，遂命駕而歸」一向端正嚴肅的歐陽詢，似乎寫到這樣的句子，也禁不住筆法飛動飄逸了起來。

宋徽宗曾經評論《張翰帖》，「筆法險勁，猛銳長驅」。

高宗也曾經評判過歐陽詢的書法「晚年筆力益剛勁，有執法廷爭之風。

孤峰崛起，四面削成」「猛銳長驅」「四面削成」「險勁」「剛勁」都可以在《張翰帖》的用筆看出。

特意從《晉書·張翰傳》裡抄出這一段文字，歐陽詢與許多初唐文人一樣，流露著對南朝手帖時代風流人物的崇敬與嚮往。

然而，南朝畢竟過去了，美麗故事裡人物的灑脫自在隨大江東去，只有殘破漫漶的手帖紙帛上留著一點若有若無的記憶。

後代的人一次又一次臨摹王羲之南朝手帖，其實不完全是為了書法，而是紀念著南方歲月，紀念著一個時代曾經活出自我的人物，懷念著他們在秋風裡想起的故鄉小吃吧。

每到江南，秋風吹起，也會想嘗一嘗滑潤的蓴菜羹，切得很細的鱸魚膾，但是都比不上在台南赤崁清晨的虱目魚腸。

收在這本書裡的許多篇章在講「手帖」，在講一些遙遠的南朝故事，但是，我總覺得是在講自己的時代，講我身體裡忘不掉的虱目魚腸的記憶。

也許哪一個秋天，可以磨墨寫一封信告訴朋友：清晨台南赤崁食虱目魚腸，美味難忘。

初安民兄誠摯豪氣，有俠士風，他創立《印刻》文學雜誌，我心中時時紀念著要為他寫一輯「南朝故事」。

拖延數年，安民不以為忤。

改日相約，一起去赤崁嘗一次虱目魚腸。

二 一 年五月廿四日八里 蔣勳記事 第一輯 平復帖 / 選文一篇 1 火箸畫灰 《平復帖》種種 【我一方面閱讀諸家不同說法，但是晨起靜坐，還是與《平復帖》素面相見。細看那一張殘紙上墨痕斑剝，禿筆，沒有婉轉纖細的牽絲出鋒，沒有東晉王羲之書法的華麗秀美、飄逸神俊的璀璨光彩。

但是《平復帖》頑強勁斂，有一種生命在劇痛中的糾纏扭曲，線條像廢棄鏽蝕的堡壘的鐵絲網，都是蒼苦荒涼的記憶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】 《平復帖》大概是這幾年在古文物領域被討論得最多的一件作品。

《平復帖》唐代就收入內府，宋代被定為是西晉陸機的真跡。北宋大書法家米芾曾經看過，用「火箸畫灰」四個字形容《平復帖》禿筆賊豪線條的蒼勁枯澀之美。宋徽宗有朱書題簽，「晉平原內史陸機士衡平復帖」，題簽下有雙龍小璽，四角有「政和」「宣龢」的押印。

《平復帖》在元代的收藏經過不十分清楚。明清時代曾經韓世能、韓逢禧父子、安儀周、梁清標等人收藏，綾邊隔水上都有收藏印記。董其昌在韓世能家看過，也留下跋尾的題識。

乾隆年間收入內府，後賜給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理。清末再轉入恭王府，流傳到溥心畬手上，隔水上也有「溥心畬鑑定書畫珍藏印」。溥心畬為了籌親人喪葬費，轉手賣給張伯駒，一九五六年，張伯駒把《平復帖》捐出，收藏於北京故宮。

啟功先生釋文 一千年來定為陸機作品的《平復帖》似又重新需要釐清真正的作者，或重新定位為晉代某一佚名文人的手跡了？

《平復帖》是漢代章草向晉代今草過渡的字體，古奧難懂，加上年久斑剝，字跡漫漶，很不容易辨認。

啟功先生在六十年代釋讀了《平復帖》，雖然還有不同的看法，但目前已成為流傳最廣泛的釋文：

彥先羸瘵，恐難平復。
往屬初病，慮不止此，此以為慶。

《平復帖》開頭一段釋讀比較沒有歧異。大概是說：「彥先」身體衰弱生病，恐怕很難痊癒。初得病時，沒有想到會並到這麼嚴重。

「彥先」是信上提到的一個人，自宋以來，也因為這兩個字，引出了陸機與《平復帖》的關係，因為陸機有好朋友名叫「彥先」。

麻煩的是，陸機親近的朋友中有兩個都叫「彥先」，一個是顧榮，顧彥先；另一個是賀循，賀彥先，都是同樣出身吳國士族，又同時與陸機在西晉作官的朋友。

其實繼續探索下去，陸機的朋友中可能還不只兩個「彥先」。徐邦達先生就認為「平復帖」裡的「彥先」是另一個叫「全彥先」的人。這一點早在《昭明文選·李善注》裡就已經提到。

文選裡有陸機陸雲兄弟為「彥先」寫的贈婦詩，李善注指出這個「彥先」不是顧榮顧彥先，而是全彥先。

三個「彥先」使探索《平復帖》的線索更為複雜，各家說法不一，一時沒有定論，這幾年隨著《平復帖》二三年在北京展出，二五年在上海展出，討論的人更多。

有人根本否定《平復帖》是陸機所書，大概也以為依據信裡「彥先」兩個字，斷定《平復帖》是陸機真跡，而「彥先」此人是哪一個「彥先」還不清楚，寧可存疑。

但是各派說法都同意《平復帖》是西晉人墨書真跡，的確比王羲之傳世摹本更具斷代上的重要性。

《平復帖》還是穩坐「墨皇」「帖祖」的位置。

啟功先生對《平復帖》的釋讀目前是最廣泛被接受的。他解讀的「彥先羸瘵，恐難平復」，因為彥先病重，身體衰弱，正與《晉書·賀循傳》裡描述的「賀彥先」的身體多病衰弱相似，也自然會使人把彥先定為賀循。

但是《平復帖》裡的「彥先」，依據這麼一點點聯繫，就斷為「賀循」，當然還會使很多人迷惑。

而因此連接上陸機，也一定會讓更多人對《平復帖》的真相繼續討論下去。

二六年五月的《中國書法》期刊甚至有人提出晉代讀書人為表示「榮耀祖先」，不少人都取名「彥先」，「彥先」是晉代文人非常普遍的名字。

如果此說成立，《平復帖》上的「彥先」就不一定是顧榮或賀循，因此也不一定是陸機的朋友，一千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年來定為陸機作品的《平復帖》又重新需要釐清真正的作者，或重新定位為晉代某一佚名文人的手跡了。

「佚名」書畫 作為西晉人的墨跡是目前比較確定的結論，至少有了時代的斷代意義。

中國的書畫收藏一直習慣把作品歸類在名家之下。

唐宋以前不落款的書畫，陸續被冠上名家的名字。

許多幅山水冠上了「范寬」、「郭熙」；許多幅馬，被冠上了「韓幹」；許多幅仕女被冠上了「張萱」、「周昉」。

當然，許多「帖」，就冠上了「王羲之」、「王獻之」。

沒有名家名字，似乎就失去了價值，使書畫的討論陷入盲點。

連博物館的收藏都不能還原「不知名」、「佚名」、「摹本」的標識，其實使大眾一開始就誤認了風格，書畫的鑑賞可能就越走越遠離真相。

許多人知道長期題簽標誌為王獻之的名作《中秋帖》，其實是宋代米芾的臨摹本，大家也習以為常把宋米芾的書法風格混淆成王獻之，相差六百年的美學書風也因此越來越難以釐清。

《平復帖》是不是陸機的作品尚在爭論中，但是作為西晉人的墨跡是比較確定的結論，至少有了時代的斷代意義。

右軍之前，元常之後 明代大鑑賞家董其昌在《平復帖》的跋裡說：「右軍以前，元常以後，為此數行，為希代寶。」

「右軍」是王羲之，東晉大書法家；「元常」是鍾繇，是三國魏的大書法家。

董其昌的斷代很清楚，認為在三國和東晉之間，就這麼幾行字跡，代表了西晉書風，讚美為「希世之寶」。

其實以近代更精準的說法來看，不僅鍾繇的名作《宣示表》不是三國原作，連王羲之傳世墨蹟也都是唐以後的臨摹，要瞭解晉人墨跡原作的書風，《平復帖》就顯得加倍珍貴了。

讀帖 「帖」中原始字句的曖昧迷離、若即若離，構成讀「帖」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。

一整個夏天我在案上擺著《平復帖》，每天讀「帖」數次。

讀「帖」不是臨摹。

「臨」、「摹」都是為了書法的目的，把前人名家的字跡拿來做學習對象。

我喜歡讀「帖」一方面是因為書法，另一方面是可能是因為「文體」。

「帖」大多是魏晉文人的書信。

在三國時，鍾繇的《宣示表》《薦季直表》大多還有「文告」、「奏章」的意義。

《平復帖》以下，「帖」越來越界定成為一種文人間往來的書信。

王羲之的《姨母帖》是信，《喪亂帖》是信，寥寥廿八個字的《快雪時晴帖》也是信，十五個字的《奉橘帖》更是送橘子給朋友附帶的一則短訊便條。

這些書信便條，因為書法之美，流傳了下來，成為後世臨摹寫字的「帖」。

然而，「帖」顯然也成為一種「文體」。

書信是有書寫對象的，也並不預期被其他人閱讀，也不預期被公開。

因此「帖」的文體保有一定的私密性與隨意性。

王羲之的「帖」常常重複出現「奈何奈何」的慨歎，重複出現「不次」這種突然因為情緒波動哽咽停住的「斷章」文體。

在《古文觀止》一類正經八百的文類裡看不到「帖」這麼「私密」、「隨性」卻又極為貼近「真實」、「率性」的文體。

「帖」是魏晉文人沒有修飾過的生活日記細節，「帖」不是正襟危坐裝腔作勢的朝堂告令，文人從「文以載道」解脫出來，給最親密的朋友寫自己最深的私密心事，因此，書法隨意，文體也隨意。

因為書信的「私密性」，「帖」的文字也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。

我們如果看他人簡訊，常常無法判斷那幾行字傳達的意思，每個字都懂，但談的事情卻不一定能掌握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《平復帖》當然有同樣的文體限制。

「彥先羸瘵，恐難平復。

往屬初病，慮不止此，此以為慶。

」啟功的釋文到這裡都沒有爭議，但是下面一句「承使唯男」，繆關富先生的釋讀是「年既至男」，王振坤先生再修正釋讀為「年及至男」。

三種不同的解讀，不僅是因為草書字體的難懂，不只是因為年代久遠的殘破，也顯然牽涉到大家對「彥先」這個人的生平資料所知太少。

「承使唯男」，啟功的解釋是「彥先」雖然病重，還好有兒子繼承陪伴。

「年及至男」則是認為「彥先」還在壯年，應該可以無大礙。

因為對於「彥先」這個人始終沒又真正結論，這兩句解讀的歧異一時也很難有即刻定論。

《平復帖》一開始提到的「彥先」就有了爭議，後面提到的「吳子楊往」就爭議更大。

啟功認為陸機非常欣賞「楊往」，「威儀詳時，舉動成觀，自軀體之美也。

」繆關富先生的釋讀剛好相反，認為陸機要殺楊往。

文字的釋讀，變成依據「帖」上隻字片語，彌補擴大歷史空白，有點像丹·布朗用一點蛛絲馬跡敷衍出一部《達文西密碼》小說，《平復帖》近年的討論爭論越來越大，也像一部推理小說。

「帖」中原始字句的曖昧迷離、若即若離，構成讀「帖」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。

禿筆賊毫，火箸畫灰 死灰上的線條，卻都帶著火燙的鐵箸的溫度， 《平復帖》

把死亡的沉寂幻滅與燃燒的燙熱火焰一起寫進了書法。

我一方面閱讀諸家不同說法，但是晨起靜坐，還是與《平復帖》素面相見。

細看那一張殘紙上墨痕斑剝，禿筆，沒有婉轉纖細的牽絲出鋒，沒有東晉王羲之書法的華麗秀美、飄逸神俊的璀璨光彩。

但是《平復帖》頑強勁斂，有一種生命在劇痛中的糾纏扭曲，線條像廢棄鏽蝕的堡壘的鐵絲網，都是蒼苦荒涼的記憶。

「禿筆」、「賊毫」是歷來鑑賞者常用來形容《平復帖》的辭彙。

「禿筆」是沒有筆鋒的用舊了的禿頭之筆，「禿」是一種「老」。

「賊毫」是毛筆筆鋒的開衩，分岔的線，撕裂開來，像風中枯絮斷枝敗葉，彷彿天荒地老，只剩墨痕是淒厲的回聲。

也許還是米芾說的好 「火箸畫灰」。

僅僅四個字，彷彿嚴寒的冬天，守在火爐邊，手裡拿著夾火炭的金屬筷子（箸），撥著灰，畫著灰。死灰上的線條，卻都帶著火燙的鐵箸的溫度，《平復帖》把死亡的沉寂幻滅與燃燒的燙熱火焰一起寫進了書法。

<<手帖：南朝歲月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